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七

起閼逢攝提格盡屠維協洽凡六年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

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師古曰謂勸勉招懷百姓勞郎到翻來郎代翻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隱度名數而來附業也

余仲容

占音之
瞻翻 治有異等之效師古曰異於常等治直吏翻其賜成爵關
內矣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卒子恤翻後詔使
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貢父曰郡
使守丞國使長史皆一物也故揔言郡國上計長史守丞後漢百官志諸矣王相如太守長史如郡丞又邊郡有丞元有長史長史如郡丞又上計無疑矣上時掌翻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僞自
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云夏四月戊
申立子奭爲皇太子以丙吉爲太傅太中大夫疏廣
爲少傅疏姓也考異曰荀紀立皇太子在去年四月戊申漢書舊本亦然顏師古拠疏廣及丙吉傳並云地節三年立皇太子知在此年者是也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
平恩矣平恩矣國屬蜀魏郡宋白曰魏爲縣屬蜀廣平郡唐屬洺州有平恩川又封霍光

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矣恩澤矣表冠陽矣食邑於南陽郡霍顯聞
立太子怒恚不食歐血曰恚於避翻歐烏口翻此乃民間時子
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爲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
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保母阿母也復扶又翻數所角翻
后挾毒不得行五月甲申丞相賢以老病乞骸骨
賜黃金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六也
月壬辰以魏相爲丞相辛丑丙吉爲御史大夫疏廣
爲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矣
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
許伯即許廣漢稱伯者蓋尊之也少時照翻監古銜翻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

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師古曰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復扶又翻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倨語牛倨翻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京師大雨雹大行丞之傳爲大行治禮丞上素聞望之名拜爲謁者時上博延賢俊民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下遐稼翻高者請丞相御史師古曰望之以其人所言之狀請於丞相御史或以奏聞即見超擢次者中二千石試事蒲歲以狀聞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諸他職事試之劉伸馮曰觀其意共是一條不當中分邽煩解說也顏說非也高者則令丞相御史試事歲滿各以狀聞誤斷其文爾余謂高者則請丞相御史試事次者中二千石一貫而分高次則非誤斷也下者報聞罷其言不可用故報聞而罷歸田里也所白勳奏皆可師古曰當主上之意也勳呂翻　冬十月詔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師古曰箴戒也匡正也李奇曰諱避也雖有司在顯職皆言其過勿避之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師古曰飭整也又翻下同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又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爲籞服虔曰籞在池水中作室可

用棲烏入中則捕之應劭曰池者陂池也籞者禁
苑也臣瓚曰籞所以養鳥令鳥不得出猶苑之畜獸池之
畜魚也師古曰蘇應二說是 郡國宮館勿復修治
也音之勇翻 且勿筭事師古曰不出筭賦及給徭役 霍氏驕侈縱橫
橫户孟翻 太夫人顯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
金塗韋絮薦輪如淳曰絪亦茵馮謂所馮者也以黃
馮而黃金塗于輦也晉灼曰御輦以韋緣輪著之以
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馮與憑同著音張呂
翻 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師古曰輓謂牽
引車輦也音晚 與監奴馮子都亂師古曰監奴謂奴
之監知家務者 而禹山亦並繕治
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樂音
洛朝

直遥翻請才性翻數所角翻下同 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倉
頭奴上朝謁文穎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
者也師古曰上謁若今參見尊貴而通
人也孔穎達曰漢家僕隸謂之蒼頭以蒼巾爲飾異於民也上時掌翻 莫敢譴者顯及
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毀中亡期度師古曰長信宮
上官太后所居 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
亡古無字通 帝自在民閒聞知霍氏奴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
既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
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汝曹輩也 令大夫給事中
他人壹閒女能復自救邪閒扶又翻 霍氏奴入御
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 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
爲叩頭謝乃去躡與蹋同爲于僞翻 人以謂霍氏師古曰告語也 顯等

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見賢遍翻下同平恩矣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師古曰謂多各得盡言於上也於是霍氏甚惡之惡烏路翻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矦范明友爲光祿勳功臣矦表平陵矦食邑於南陽郡之武當縣出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爲安定太守任音壬守式又翻下同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戊戌更以張安世爲

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兩宮未央長樂也城門京城十二門屯兵也北軍北軍八校兵也更工衡翻以霍禹爲大司馬冠小冠大司馬冠弁大冠古玩翻亡印綬亡古無字通罷其故使冠小冠冠小之冠古玩翻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蘇林曰特但也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散騎騎都尉以騎都尉而加散騎官也百官表云散騎騎都尉中常侍皆加官中常侍得入禁中散騎騎及中常侍加官是時散騎及中常侍各自一官無員也中讀曰仲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

百姓貧耗窮民犯濛姦軌不勝數所角翻勝音升又如字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濛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爲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併連坐之也監古銜翻緩深故之罪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也急縱出之誅師古曰吏釋罪人疑以爲縱出則急誅之亦言尚酷其後姦猾巧濛轉相比兄禁罔寖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史鉅鹿路溫舒上書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郡國承用者駁師古曰不曉其指用意不同也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師古曰弄法而受財若市賈之交易所欲活則傳生議傳讀曰附所欲陷則予死比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議者咸寃傷之廷尉

以興齊襄公爲公子無知所殺雍廩復殺無知齊國大亂桓公自莒入立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晉獻公信驪姬之讒殺世子申生逐公子重耳夷吾而立驪姬之子奚齊卓子皆爲里克所殺夷吾入立復爲秦所執既而歸之卒而子圉嗣秦納重耳子圉死而文公遂霸諸侯重耳事見十三卷縣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夫繼變難乃昭帝即世無嗣昌邑淫亂乃皇天所以開至聖也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春秋之法繼弒君不言即位繼正即位正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

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治直之翻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復扶又翻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翻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師古曰虞書大禹謨載也言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殺無罪之人所以崇寬恕也經常不然上下相歐歐與驅同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被皮義翻大辟之計歲以萬數辟毗亦翻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樂音洛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

辭以示之勝音升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治直吏翻上奏畏郤則鍛練而周內之上時掌翻晉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郤退也畏爲上所郤退郤上署翻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雖皐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師古曰皐陶作士善聽獄訟故以爲喻也陶音遙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況眞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濛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十二月詔曰閒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晉灼曰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之心也師古曰有罪

者更與邪惡無辜者反陷重刑是決獄不平故也當丁浪翻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如淳曰廷史廷尉史也以囚辭決獄事爲鞫謂疑獄也李奇曰鞫窮也獄事窮竟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其爲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讞時爲于僞翻稱尺證翻又魚戰翻又魚列翻讞語蹇翻議獄也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重用刑故齋戒以決事晉灼曰未央宮中有宣室殿師古曰晉說是也賈誼傳亦云受釐坐宣室蓋其殿在前殿之側也齋則居之獄刑鯁爲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師古曰刪刊也有不便者則刊而除之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

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召權而爲亂首矣孟康曰召求也招致權著已也猶賣弄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及五將軍擊匈奴事見上卷本始三年車師田者驚去軍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爲質軍宿爲發著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爲著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復扶又翻下同質音致走音奏更工衡翻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是歲侍郎會稽鄭吉與校尉司馬憙會古外翻憙許吏翻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罪人免其刑使屯田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西域諸國有逐水草與匈奴同俗者謂之行國其城郭者謂之城郭諸國也與所

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降戶江翻匈奴發兵攻車師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犁考異曰西域傳云地節二年以匈奴傳校之知在三年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傳送長安傳知戀翻匈奴更以車師王昆弟墝莫爲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鄭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車師地以實之爲下元康二年匈奴爭車師張本上自初即位數遣使者求外家數所角翻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是歲求得外祖母王媼文潁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曰媼師古曰媼女老稱也音烏老翻及媼

男無故武無故及武皆媼子也上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日間賞賜以鉅萬計

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拠外戚傳以博平屬五吾二縣爲湯沐邑而地理志博平屬東郡封舅無故爲平昌侯平昌侯國屬平原郡武爲樂昌侯樂昌侯國屬東郡恩澤侯表武封樂昌侯食邑於汝南夏五月山陽濟陰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深式浸翻殺二十餘人飛鳥皆死詔自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立廣川惠王孫文爲廣川王本始四年廣川王去以罪自殺今復立文嗣封王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數所角翻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

將軍時濛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師古曰窶貧而無禮孔穎達曰窶音其羽翻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貪無可爲禮謂之窶音其羽翻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喜許吏翻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師古曰言嫉之如仇讎也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好呼到翻人人自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我家昆弟驕恣其言絶痛山舛不奏後上書者益黠盡舛必郢翻黠下八翻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闕尚書益不信人又聞民閒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讙衆聲也音許爰翻毒許后事見上卷本始三年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禹山雲禹山雲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禹弟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猝忽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太夫人謂霍顯上官太后霍氏外孫也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下暇翻執金吾捕張赦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然惡端已見見賢遍翻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師古曰言先反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李竟坐與諸矦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

公子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魯公子季友殺慶父立僖公以安魯國遂世爲上卿專魯國之政晉公子重耳出亡趙衰從及其反國伯諸侯衰皆有功遂世爲晉卿有軍行至趙鞅遂與智韓魏分晉國田完自陳奔齊桓公禮而用之桓公之伯完與有功其後陳成子得齊國之政至田和遂篡齊而有之）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周公輔成王七年而反政於成王）而大將軍二十歲（自武帝後元二年至地節二年適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斷丁亂翻）方其隆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閒

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分扶問翻）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見賢遍翻）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朝直遥翻下同）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師古曰言失計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度徒洛翻）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師古曰直讀曰值朝直遥翻）其路無由唯陛下省察（省悉井翻）上

甚善其計然不召也禹山等家數有妖怪數所角翻妖於驕翻舉家憂懣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羹可以此罪也如淳曰高后時定令輒有擅議宗廟者棄市師古曰羔菟羹所以供祭也菟吐故翻羹古蛙字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爲于偽翻召丞相平恩矦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女菟太守菟同都翻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會事發覺秋七月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要古腰字通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太僕杜延年以霍氏舊人亦坐免官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上林

茆中處昌呂翻乙丑詔封告霍氏反謀者男子張章期門董忠左曹楊惲百官表侍中左右曹皆加官晉灼曰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爲左右曹惲於粉翻侍中金安上史高皆爲列矦章爲博成矦惲平通矦安上都成矦高爲樂陵矦惲丞相敞子安上車騎將軍日磾弟子高史良娣兄子也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則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師古曰右上也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漢制上書不行者輒報聞罷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

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爲于偽翻過古禾翻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禾翻更工衡翻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師古曰灼謂被燒炙者也行户郎翻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録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鄉讀曰嚮古無字通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鄉使福說得行數所角翻鄉讀曰嚮則國無裂土出爵

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爲郎帝初立謁見高廟見賢遍翻大將軍光驂乘漢制大駕大將軍驂乘乘繩證翻下同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從千容翻師古曰肆放也展也近其斬翻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師古曰萌始生也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復扶又翻下同乃自殺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阿倚也衡

平也言天子所倚群下取平也然光不學亡術亡古無字通闇於大理陰妻邪謀晉灼曰不揚其過也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湛讀曰沈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臣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卒子恤翻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鮮息淺翻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況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私黨充塞朝廷塞悉則翻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趣讀曰促雖然鄉

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殄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鬬椒作亂於楚楚若敖之支庶爲鬬氏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爲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事見左傳宣四年子文鬬穀於菟也箴尹楚官名克黃子文之孫箴之金翻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噍才肖翻孝宣亦少恩哉九月詔減天下賈賈讀曰價又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上時掌翻蘇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瘐如淳曰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瘐師古曰瘐病是也此言

囚或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也瘦音庾或作瘐其音亦同或讀作瘦誤拠本紀瘦死上有飢寒二字掠音亮所坐縣名爵里漢書本紀作名縣爵里師古曰凡言毀最者也里所居邑里也丞相御史課毀最以聞師古曰凡毀後也課居後也最先也毀音丁見翻首也課居先也毀音丁見翻內亂廢遷房陵武帝元光二年立清河王義以嗣代孝王後年義之孫也是歲北海太守廬江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行下孟翻十二月清河王年坐勃海太守龔遂入爲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郡歲饑師古曰左右謂側近相次者先悉薦翻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治直之翻下同丞相御史舉故昌邑郎中令龔遂上拜爲勃海太守召見賢遍翻問何以治勃海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師古曰赤子猶言初生幼小之意也嬰孩故曰赤子積水曰潢音黃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而安之也師古曰勝謂以威力克而殺之安謂以德化撫之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治直之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濛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傳知戀翻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師古曰鉤鎌也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

者乃爲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
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洛音
遂乃開倉廩假貧民師古曰假謂給與選用良吏尉安牧養
爲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好呼到翻技渠綺翻不田作乃躬率
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遂令民口種一樹榆
百本蠭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三母彘五雞畜許六翻母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
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勞力到翻來力
代翻行下孟翻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通鑑書龔遂自勃海入爲列卿因叙
其政績烏孫公主女爲龜茲王絳賓夫人絳賓上書言
得尚漢外孫願與公主女俱入朝朝直遙翻

元康元年春正月龜茲王及其夫人來朝皆賜印綬
夫人號稱公主賞賜甚厚　初作杜陵徙丞相將軍
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杜陵時以京兆杜縣東原上爲初陵更名杜縣
曰杜陵訾讀曰貲　三月詔以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
央宮赦天下　有司復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本始
元年謚親曰悼置園邑復扶又翻　夏五月立皇考廟　冬置建章衛
尉未央長樂建章甘泉皆有兵衛尉各掌其宮門衛屯兵　趙廣漢好用世吏子
孫新進年少者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也好呼到翻少詩照翻
專厲彊壯逢蠭氣師古曰蠭與鋒同言鋒銳之氣　見事風生無所回避
師古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回曲也　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終以

此敗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初廣漢客私酤酒去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罪廣漢坐貶秩疑其邑子長安市丞相吏逐榮姓也周有榮公子孫以爲氏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下遐下同稼翻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丞相丞相按之愈急廣漢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師古曰受其對辭也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傳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帝惡之惡烏路翻下廣漢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號戶刀翻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漢書本傳臣生之上有或言二字廣漢竟坐要斬要與腰同考異曰本紀元康二年冬廣漢有罪要斬百官表本始三年廣漢爲京兆尹六年要斬元康元年守京兆尹彭城太守遺按廣漢傳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望之自司直爲平原太守元康元年自平原太守爲少府然則廣漢死當在元康元年本紀誤也廣漢傳又云地節三年七月丞相婢自絞死蓋婢死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也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百姓追思歌之是歲少府宋疇坐議鳳皇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貶爲泗水太傅傅泗水王綜上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蕭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之不究師古曰究竟也謂周徧於天下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爭臣則不知過爭讀曰諍所謂憂其末而忘

其本者也上廼徵望之入守少府　東海太守河東尹翁歸以治郡高第入爲右扶風翁歸爲人公廉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各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師古曰言決斷諸縣姦邪之事不委令長也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服虔曰披有罪者籍也師古曰解讀曰懈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取罪人以警衆行下孟翻下改行以行同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其爲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職居諸吏之上爲右職好呼到翻惡烏路翻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然溫良謙退不以行接待有禮好惡與同之

能驕人故尤得名譽於朝廷　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於莎車王班書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莎蘇禾翻莎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姓譜奚姓夏車正奚仲之後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說讀曰悅下同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衛候衛士候也伊循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使疏吏翻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爲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

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揚言謂宣揚其言於外也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絶不通歃色甲翻鄯上扇翻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憙皆在北道諸國聞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埶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更工衡翻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各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仲馮曰此馬名曰象龍也宛於元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上甚說讀曰悅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爲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爲奉世奉使有指師古曰本爲送諸國客而擅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濛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比師古曰比必寐翻余謂當音毗寐翻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逐競也要一遥翻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禄大夫

二年春正月赦天下　上欲立皇后時館陶主母華倢伃館陶縣屬魏郡華戶化翻倢伃音接于下同及淮陽憲王母張倢伃皆愛幸淮陽憲王欽楚孝王嘉上欲立張倢伃

仔為后父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艾音乂）乃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二月乙丑立長陵王倢仔為皇后令母養太子封其父奉光侯為卬成矣（恩澤矣表卬成矣食邑於濟陰卬渠容翻）后無寵希得進見（見賢遍翻）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師古曰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由知（師古曰上者天子自謂也亡古無字通）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徭役飾厨傳稱過使客（韋昭曰厨謂飲食傳謂傳舍言修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傳知戀翻稱音尺孕

翻過者過度之過也）越職踰濫以取名譽譬如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師古曰殆危也）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被皮義翻）毋出今年租賦　又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易以豉翻更工衡翻）

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近匈奴（近其靳翻）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數所角翻）鄭吉將渠犁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犁千餘里漢兵在渠犁者少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趙充國陳光甫）

復扶又翻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務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見賢謂之翻謂之驕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掌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謂不足介意也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丞相不預中朝之議故言聞諸將軍大將軍將軍前後左右將軍皆中朝官車騎將軍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實

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師古曰不可以兵事動之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語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師古曰言不得其人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曰左右謂近臣在天子左右者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謂冉有季路曰云云故相引之顓臾魯附庸國蕭牆者屏牆也上從相言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

其吏士還渠犁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烏耆者立以
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
奴以鄭吉爲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魏相好
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師古曰既觀國家故事又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好呼到翻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
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數所角翻相敕掾史按事郡
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
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上時掌翻與御史大夫丙吉
同心輔政上皆重之丙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
遭遇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言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

其功也會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
之功師古曰謂未爲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閒者章下掖庭令考問下遐稼翻
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
吉師古曰視讀曰示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
笞汝師古曰督謂視察之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
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別彼列翻共居用翻養士亮翻
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爲庶
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
上大賢之 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議論有餘材任
宰相師古曰任堪也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宋白曰馮輔也

翊佐也義取輔佐京師復扶又翻下同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少府正九卿三輔祿秩視九卿故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師古曰移病謂書言病一日以病而移居余謂前說是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功臣表及霍光傳皆作都成侯此承望之本傳之誤師古曰更猶經歷也更工衡翻治直之翻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初掖庭令張賀數爲弟車騎將軍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師古曰徵證也數所角翻爲于僞翻安世輒絕止以爲少主在上少詩照翻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爲恩德侯師古曰身死追封故曰封冢也置守冢二百家賀有子蚤死子安世小男彭祖師古曰子者言養以爲子也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户數稍減至三十户上曰吾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也爲于僞翻安世乃止不敢復言上心忌故昌邑王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令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昌邑王廢歸昌邑國除爲山陽郡故令太守謹察之毋下所賜書師古曰密令警察不欲宣露也下遐稼翻敞於是條奏賀居處動昌呂翻著其廢亡之效師古曰著明也曰故昌邑王爲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

少詩沼翻師古曰痿風痺疾也音人佳翻臣敞嘗與之言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聞梟聲梟不孝鳥一名流離詩注少好而長醜爾雅作鸐鶹草木疏曰梟也大則食其母劉子曰炎州有鳥曰梟梟偃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蓋稍長從母索食母無以應從是而死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音堅堯翻又于驕翻乃復扶又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脉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邑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者也韓子曰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臣敞前言哀王歌舞者張脩等十人無子留守哀王園賀父髀諡哀王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治直之翻相殺傷者當勿濂欲令亟死太守柰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師古曰喜好也由從也喜許吏翻上乃知賀不足忌也三年春三月詔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海昏縣屬豫章郡後漢分立建昌縣宋白曰今建昌縣舊海昏縣也宋元嘉二年廢海昏縣移建昌居焉考異曰王子侯表賀以四月壬子封宣紀賀封在丙吉之前按是歲四月癸亥朔無壬子表誤乙未詔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雅師古曰大抑之詩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爲陽都侯追賜賀謚曰陽都哀侯

吉爲博陽矦曾爲將陵矦亥爲平臺矦舜爲博望矦延壽爲樂成矦地理志城陽國有陽都縣恩澤矦表博陽矦食邑於汝南郡之南頓縣平臺屬常山郡博望屬南陽郡樂成矦食邑於南陽之平氏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爲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矦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師古曰復扶目翻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將使人就加印紱而封之及其生存也應劭曰吉時疾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拖紳就封之也師古曰紱繫印之組也音弗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樂音洛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張安世

自以父子封矦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還官官不簿也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閒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與讀曰豫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復扶又翻下同爲于僞翻尋謂絕弗爲通者安世敕其閽人之辭也有郎功高不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翻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安世外陽距之而實令其遷安世自見父子

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爲于僞翻下同上以爲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僕以太僕而加左曹官也夏四月丙子立皇子欽爲淮陽王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傳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師古曰此老子之言而廣引之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供居共翻張竹亮翻送者車數百兩兩音亮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受歸鄉里廣受東海蘭陵人日令

其家賣金共具師古曰日日設之也共讀曰供下同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樂音洛下同或勸廣以其金爲子孫頗立產業者爲于僞翻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誖惑也音布內翻顧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頗思念也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頼川太守黃霸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

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鄉官者鄉所治處也
沈約曰漢制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五爲什什長主
之十什爲里里甲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十亭爲
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鄉佐有秩主
賦稅三老主教化嗇夫主爭訟游徼主姦宄非畜吁玉翻下同
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帥所類翻長知兩翻下同
閒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
養去浮搖之費去羌呂翻下同其治米鹽靡密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
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
師古曰繹謂抽引而出也問它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
知所出師古曰不知其用何術也咸稱神明豪鷙不敢有所欺姦
人去入它郡盜賊曰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師古曰力

猶勤也言先以德教化於下若有弗從然後用刑罰也後户遘翻
吏師古曰不欲易代及損傷之也許丞老病龔督郵白欲逐之如淳曰許縣丞扶地理志許縣屬潁川郡郡有郡督郵分部屬縣
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
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數所角翻送故迎新之費及姦
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際而弄匿簿書以盜官物也
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
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
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治直之翻
徵守京兆尹頃之坐濫連貶秩有詔復歸潁川爲太

守以八百石居太守秩二千石連敞故以八百石居四年春正月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師古曰誣告人及殺傷人皆如舊法其餘則不論治直之翻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上令有司無餘財秋八月詔曰翁歸廉平鄉正鄉讀曰嚮治民異等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得槐里公乘周廣漢等百三十六人皆賜黃金二十斤復其家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公乘爵第八復方目翻考異曰宣紀元康元年五月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四年又賜功臣適後黃金人二十斤按功臣表詔復家者皆云元康四年其數非一不容盡誤蓋紀誤耳

丙寅富平敬侯張安世薨初扶陽節侯韋賢薨邑於沛郡蕭縣謚法好廉自克曰節長子弘有罪繫獄弘爲太常坐宗廟事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大河都尉玄成爲後服虔曰令東平郡也本爲濟東國除爲大河郡師古曰矯託也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晉亂師古曰便利大小便音毗連翻既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下遐稼翻案事丞相史廼與玄成書師古曰即案驗玄成事者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壞音怪晻讀與暗同微哉子之所託名也李奇曰名聲名也僕素愚陋過爲丞相執事師古曰過猶謬也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

爲小人也亥成友人侍郎章侍郎名章史逸其姓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亥成勿枉其志師古曰枉屈也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而丞相御史遂以亥成實不病劾奏之劾户槩翻下同有詔勿劾引拜亥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亥成爲河南太守車師王烏貴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漢遣使責烏孫烏孫送烏貴詣闕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絶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河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本匈奴昆邪休屠王地武帝開之置郡縣羌與匈奴隔遠不復得通湟中湟水左右地也其地肥美故斥逐諸羌不使居之水經注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東流逕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又東逕臨羌破羌允街枝陽金城而合于大河及帝即位光禄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戰國時西戎有義渠君爲秦所滅子孫以國爲姓先零豪言願時賖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北是漢地仲馮曰湟非謂漢地也羌意欲稍北遷與匈奴合而爲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詳下文可見余謂羌依南山賖湟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湟北則漢地所以隔絶羌與匈奴通之路正在此零音憐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劾户槩翻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賖湟水師古曰旁依也旁音步浪翻冒音莫北翻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爲

寇也零音憐種章勇翻詛莊助翻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易以豉翻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埶不壹也數所角翻下同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五十一年師古曰合約共爲要埶也令音鈴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使羌居之數所角翻誘音酉聞者匈奴困於西方謂本始三年爲烏孫所破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復扶又翻宜及未然爲之備師古曰未然者其計未成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曰藉借也拠充國傳狼何小月氏種欲擊鄯善燉煌以絶漢道鄯上扇翻燉音敦

屯充國以爲狼何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也此下言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开小开則罕羌开羌姓族殊矣开音口堅翻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开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有耳變开爲井字之訛也零音憐罕即罕字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行下孟翻下同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師古曰視讀曰示示語之也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兩府丞相御史府也此視觀也分別善惡別彼列翻是時比年豐稔穀石五錢比毗至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十二月初四日校改七字增六字刪一字
耳校改二字增三字刪一字乙二字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六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八 起上章涒灘盡玄黓閹茂凡三年

中宗孝宣皇帝中

神爵元年以神爵降集紀元 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上頗脩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時以方士言爲隨矣劒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

央宮中又祠大室山於即墨三戶山於下密祠天封
茇火井於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
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逢山石社石鼓於
臨朐之罘山於腄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
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京師近縣
鄠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
徑路神祠又立五龍山仙人祠及於鼂施聞益州有金馬碧
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人

雞之神可醮祭而致俗謂有求使疏禱翻

似馬碧形似雞水經注曰異志越嶲郡青蛉縣禺同山
有金馬碧雞光景儵忽醮即召禺同山神

蜀郡王褒使持節而求之使吏翻

見見賢遍翻使爲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
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師古曰趨讀曰趣普博也趨七
捨施式智翻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

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斫斫應劭曰斫斫勞極皃
日如說是也斫口骨翻及至巧冶鑄干將如淳曰健作皃師古
督繩公輸削墨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
曰公輸魯般性巧者也師古曰督察
視也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師古
曰溷亂也音胡頓翻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
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及至駕齧驚乘旦孟康曰良馬低
頭口至鄰故曰齧鄰張晏曰駕則旦至故曰乘旦乘食證翻王良執轡張晏曰王良郵無
恤字伯樂晉灼曰轡音霸謂轡也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子郵
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驥驒騱於敖葦遇孫陽而得代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
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本韓哀作御師古曰宋
失之矣韓哀附輿應劭曰韓哀韓哀矣也時已有御此

復言作者加其精巧也然則善御者耳非始作也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師古曰鬱熱氣也燠温也悽愴寒冷也燠於六翻煖乃短翻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内也易以豉翻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圉空之隆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賓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而刑措不用故圉音圄圉空虚也同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内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内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筭經也匡謂一匡天下合謂九合諸侯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王逸曰悃幅志純一也亦猶實也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慾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以干湯也鼓刀者謂太公屠牛於朝歌也百里自鬻窮子飯牛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曰百里奚之未遇時也屨亡而屨縛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夜出迎客窮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暮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遂召與語悅之以爲大夫飯扶晚翻離此患也師古曰離遭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錫壤而光祖考故世必有聖知之君知讀曰智而後有賢

明之臣故虎嘯而風洌師古曰洌風皃也音列龍興而致雲蟋蟀蚅秋喰蜉蝣出以陰孟康曰蜉蝣渠畧也師古曰蟋蟀蚅今之促織也蜉蝣甲蟲也好叢衆而生朝生而夕死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蜉蝣渠畧之間曰渠畧郭璞曰似蛄蟬好啗之陸璣疏云蜉蝣暮死猪好啗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云蜉蝣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蚅即俟字蝣音由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居正陽之位賢才見之則利用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也言美哉衆多賢士生此周王之國也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師古曰艾讀曰乂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師古曰章明也雖伯牙操遽鍾晉灼曰遽音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遽臣瓚曰楚辭云遽送之遽二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

伯牙以善鼓琴不聞其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遽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爲號當依晉音耳逢門子彎烏號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也應劭曰楚有柘桑烏栖其上枝下著地不得飛欲墮號呼故曰烏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髯墮黃帝乘龍上而號故名弓烏號師古曰烏號張揖曰黃帝弓臣下抱弓張二說皆有拠逢皮江翻應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引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師古曰胡曷皆何也化溢四表橫被無窮被皮義翻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師古曰殫盡也太平之責塞師古曰塞滿也塞悉則翻優游之望得休徵

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俛伸若彭祖呴噓呼吸如
僑松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姓錢名鏗殷末號年七百師古曰呴噓皆開口出氣也僑王僑赤松子也皆仙人也呴吁于翻噓音虛
曰眇然高遠之意離力智翻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好到翻眇然絶俗離世哉師古
下同京兆尹張敞亦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
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與也
遠于願翻幾居希翻上由是悉罷尚方待詔此尚方非作器物之尚方尚主也
方藥也司馬相如大人賦詔岐伯使尚方是也初趙廣漢死後爲京兆尹者
皆不稱職稱尺證翻唯敞能繼其迹其方畧耳目不及廣
漢然頗以經術儒雅文之上頗脩飾宮室車服盛

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
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
也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爲至恩然未盡政務之本也
師古曰言有時遇之不常值治直吏翻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
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
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斷丁亂翻此非太平之基
也臣聞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
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
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

其本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治直之翻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畝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以仁撫下則羣生安逸而壽考余謂此以仁壽二字並言仁者不鄙詐壽者不夭折也畝與驅同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唯陛下財擇焉言意以為世俗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矦尚公主諸矦則國人承翁主師古曰娶天子女則曰翁主尚公主國人娶諸矦女則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誅責也求也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也治直吏翻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臯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陶音遙師古曰任用賢人放黜讒佞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爲郎率多驕驁不通古今無益於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師古曰瑑者刻畫文彩

外東至允吾入湟水孟康曰浩亹音合門師古曰浩音誥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詩大雅曰堯驚在門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爲閣門河蓋疾言之浩爲閣耳杜佑曰浩亹縣即今金城郡廣武縣地又曰廣武縣西南有漢浩亹縣故城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師古曰重音直用翻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令音零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將即亮翻下同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翻下同當用幾人吏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昭帝元始六年置金城郡唐蘭鄯鄯州地圖上方略師古曰圖其地形并爲攻討方略也上時掌翻下兵上同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背蒲妹翻願陛下以屬老臣師古曰屬委也屬音之欲翻

鏤爲文琢音篆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上以其言爲迂闊師古曰迂遠也音于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　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零音憐黠戶八翻縱兵擊其種人種章勇翻下同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矦楊玉等怨怒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仲馮曰恐怒且恐且怒也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鄉於是與他族皆叛也余謂恐怒仲馮說是無所信嚮不信漢不嚮漢也作怨怒者通鑑畧改班書之文成一家言降戶江翻遂刼畧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背蒲妹翻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二千屯備羌至浩亹浩亹縣屬金城郡有浩亹水出西塞

勿以爲憂上笑曰諾乃大發兵詣金城夏四月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將即亮翻六月有星孛于東方孛蒲內翻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度師古曰銜枚者欲其無聲翻使虜不覺校尸教翻下同營陳立營陳則虜不得而犯諸軍可以相繼而度河陳讀曰陣會明畢遂以次盡度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驍堅堯翻誘音酉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文穎曰金城有三陿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峭而夾水曰陿陿四望者陿名也陿音狹夜引兵上至落都服虔曰落都山名也拠水經注破羌縣之西有樂都城後

漢志浩亹縣有雒都谷劉昫曰唐鄯州治故樂都城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師古曰杜塞也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日饗軍士師古曰饗飲之士皆欲用虜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數所具翻語牛倨翻汝乃背畔聖恩妄殺漢人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壹鬬而死可得邪言充國持重不戰羌欲一鬬而死不可得也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

都尉即留雕庫爲質金城西部都尉也種章勇翻質音致充國以爲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師古曰言勿相和同并取滅亡別彼列翻天子告諸羌人犯塞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時募能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女子及老弱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翻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姓譜夏啓封支子於莘莘辛辛相近遂爲辛氏漢初申蒲爲趙魏名將及徙家隴西遂爲隴西人余按此叙辛武賢之世然既以莘爲辛而又以申牽合之以其聲相近也然周自有太史辛甲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

邊空虛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冊令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劉昫曰漢金城郡之金城縣罕羌所處也後漢置西海郡晉乞伏乾歸都於此唐爲蘭州五泉縣余按漢書羌豪獻鮮水海地於王莽置西海郡即此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于徐吾非此鮮水也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復扶又翻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師古曰仍頻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下遐稼翻下同令議之充國以爲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師古曰商度也稍引去逐水草入

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絶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復報也載子亥翻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産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師古曰殆僅也韻畧云近也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師古曰言被劫畧而反畔非其本心故臣愚冊冊謀也籌也欲捐罕开閻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師古曰拊古撫字輯與集同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師古曰負恃也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爲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師古曰即就也就其郡而拜之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産牛羊之屬也或曰畜食之所食即謂草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師古曰此畜讀曰蓄蓄聚積也多臧匿山中依險阻臧古藏字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師古曰皸皸坼裂也瘃寒創也皸音軍瘃竹足翻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敵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數音所具翻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爲將軍者皆樂此樂音洛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勿復有疑復扶又翻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

使人諭罕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開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開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阻石山木倭便爲寇師古曰謂阻依山之木石以自保固罕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師古曰釋置也放也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濃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曰致人者引致而取之致於人爲人所引也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燉徒門翻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師古曰須待也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師古曰釋廢也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開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罕開背之也背蒲妹翻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開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師古曰施德自樹恩德也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著直略翻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累力瑞翻下重同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則罕開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開不

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戊申充國上奏（上時掌翻）秋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師古曰弛放也）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重直用翻）道阨陿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速令行太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師古曰謂更迴還盡力而死）戰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降戶江翻）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兩音亮）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放牧也）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

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以自營衛）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爲于僞翻卒子恤翻）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破羌彊弩將軍詣屯所以十二月與充國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度徒洛翻）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上時掌翻）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印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即亮翻）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

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師古曰繡衣謂御史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師古曰言豫防之可無今日之寇也往者舉可先行羌者行下孟翻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復扶又翻敗補邁翻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服虔曰耿壽昌也爲司農中丞姓譜耿古國名爲晉所滅子孫以爲氏謂告語也羅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師古曰言豫儲糧食可以制敵耿中丞請羅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使疏吏翻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致敢爲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

動搖卒讀曰猝下可卒同又卒死同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知讀曰智羌獨足憂邪師古曰言儻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羌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茭藁調度甚廣難久不解調徒弔翻難乃旦翻傜役不息恐生他變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易以豉翻故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度徒洛翻其閒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

氷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
賦人三十晦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晦古畝字至四月
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爲田者遊兵以
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
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時掌翻上報曰
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
其便復奏孰與熟同復扶又翻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
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
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言先自完堅令

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余據此言本之孫子繼
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
美地薦草師古曰薦稠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
志而明主班師罷兵鄧展曰班還也遠也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
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
虜乏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
輩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喻者也羌虜即羌賊耳無預於胡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曰一部爲一校校尸教翻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

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
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師古曰並且讀如本字又音步浪翻仲馮曰並亦俱也
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
兵以省大費四也度徒洛翻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
至臨羌臨羌縣屬金城郡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
其西北即塞外
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
金城六也閒與閑同治直之翻兵出乘危徼幸師古曰言不可必勝徼堅堯翻
又一遥翻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
瘃墮之患師古曰墮謂困寒瘃而墮指者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
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

得乘閒之埶九也師古曰閒隙者也閒古覓翻
南大开服虔曰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孟康曰無字通使生它變之憂十也
治隍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
枕席上過師十一也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
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繇古徭字通留屯田得十二
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
期月而望者復扶又翻下同期讀曰朞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
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
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
復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孫子曰多筭勝少筭

不勝先零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燉徒門翻數所角翻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羸倫爲翻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種章勇翻遠涉河山而來爲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力瑞翻重直用翻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死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死解度徒洛翻不戰而自破之冊也冊與策同至於虜小寇盜時殺

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卒讀曰猝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師古曰言俱不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罷讀曰疲敝重以自損敝重謂敝中國之威重也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言大兵出塞而還亡也以備羌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復更發也復扶又翻下同臣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冥冥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亡古無字通下同猶得避嫌之便師古曰猶苟且也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

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上時掌翻下遐稼翻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去吉翻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利害後將軍數晝軍冊數所角翻下同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必可用也師古曰任保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印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印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大司農朱邑卒上以其循吏閔惜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

祀是歲前將軍龍額侯韓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龍額侯國屬平原郡師古曰今書本額字或作額而崔浩云有龍額村作額者非額音洛丁令比三歲鈔盜匈奴令音零比毗至翻鈔楚交翻殺略數千人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史言匈奴漸衰二年春正月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夏五月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定計以定數計算也羌靡忘等自詭必得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爲憂責言必能得之請罷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書班師振旅孔安國注曰兵入曰振旅振整也杜預曰振

整也旅衆也言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鄧展曰浩星姓賜名整衆而還也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
也孫愐曰漢又有浩星公治穀梁說輸芮翻
斬首生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埶窮困兵雖
不出即自服矣將軍即見遍翻賢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
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
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言一時用兵之事當
以實數奏豈可以自矜伐爲嫌兵埶國之大事當爲後濛老臣不以
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
卒以其意對爲于僞翻卒子恤翻復扶又翻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
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秋羌若零離留且

種兒庫師古曰且音子閭翻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文穎曰猶非人名也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
帥煎轟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帥讀曰率下同考異曰宣紀五月羌斬猶非楊玉降充國傳五月奏罷屯兵秋羌斬猶非楊玉降今從傳漢封若零弟澤二
人爲帥衆王餘皆爲侯爲君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雕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處昌呂翻詔舉可
護羌校尉者護羌校尉之官始見於此范曄曰漢武帝時諸羌與匈奴通攻令居安故圍枹罕遣李息徐自爲擊定之始置護羌校尉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
湯四府丞相御史車騎將軍前將軍府也併後將軍府爲五府充國遽起奏湯使
酒不可典蠻夷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若今言惡酒者使如字不如湯兄

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拜者官護羌校尉持節護諸羌有詔更用臨衆更改也音工衡翻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復扶又翻數所角翻下同師古曰酗況務翻即酗字也醉怒曰酗充國之言史終言其事卒子恤翻辛武賢深恨充國以破羌希賞而格不行也上書告中郎印泄省中語辛武賢在軍中時與印之由此安世得免武賢恨充國告印以此罪下吏自殺下遐稼翻司隸校尉魏郡蓋寬饒百官表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師古曰以掌徒隸而巡察故云司隸蓋音古盍翻齊大夫陳戴食采於蓋其後以爲氏至漢初齊有蓋公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濛任中書官武帝游宴後庭用宦者爲

中書官宣帝因之遂基恭顯之禍賢曰中書內中之書也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師古曰言使奄人當權軸也召讀曰邵以濛律爲詩書師古曰法成教化也又引易傳傳直戀翻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其書中二千石下遐稼翻下同時書奏上以爲寬饒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據公卿表是歲也南陽太守賢爲執金吾以爲寬饒旨意欲求執金吾議師古曰言欲使已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禪大逆不道師古曰天子傳位於已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上書訟寬饒曰訟者訟其冤也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爲于僞翻司隸校尉寬

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託也金日磾張安世也許史史氏有外屬無不聽師古曰此說非也之恩金氏張氏自託於近侍也屬讀如本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師古曰仇怨讎也與黨與也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劾戶槩翻辟毗亦翻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九月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剄古鼎翻衆莫不憐之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徼獵旁步浪翻欲入邊爲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爲言兵鹿奚鹿盧矣此奚不見於表蓋無食邑猶前羌陽雕爲言兵奚之類也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餘騎分屯之而充國總統領之據充國傳書此事於征入還去即罷兵乃使題王都犂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虛閭權渠單于始立而黜顓渠閼氏事見二十四卷地節二年閼氏音煙支顓渠閼氏即與右賢王胥者堂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閼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語牛倨翻後數日單于死用事貴人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師古曰郝音呼各翻顓渠閼氏與其弟左

大將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爲捾衍朐鞮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應劭曰耳孫亥孫之子也言去其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亥孫之曾孫也諸矣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孫之子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矣王表說梁孝王亥孫之子耳孫音仍又匈奴傳說捾衍朐鞮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爲亥孫亥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從己之數是爲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捾衍朐鞮單于立凶惡殺刑未央等而任用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矣狦既不得立師古曰狦音所姦翻杜佑山諫翻亡歸

妻父烏禪幕師古曰禪音蟬烏禪幕者本康居烏孫閒小國數見侵暴數所角翻率其衆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衆居右地師古曰長其衆爲之長帥妻七細翻長知兩翻日逐王先賢撣鄭氏曰撣音纏東之纏晉灼曰音田師古曰晉音是也其父左賢王當爲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太初元年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爲單于日逐王素與捾衍朐鞮單于有隙即帥其衆欲降漢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使人至渠犂與騎都尉鄭吉相聞吉發渠犂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也一曰匈奴左右賢王左右

谷蠡王左右大將以下凡二十四長千里一曲此當爲大王將其餘爲小王將即亮翻在金城郡界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將如字領也挾也漢封日逐王爲歸德矣功臣表歸德矣食邑於汝南吉既破車師事見上卷地節三年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虢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師古曰並護謂之都都猶大也總也上封吉爲安遠矣功臣表表安遠矣食邑於汝南之慎縣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遠近均也中音竹仲翻考異曰百官表年初置蓋誤以神爵爲地節二年亦誤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烏壘城與渠犂田官相近陽關在敦煌龍勒縣西宋白曰伊州伊吾郡漢伊吾盧地宣帝時鄭吉爲西域都護治烏壘城即此永平

末取此地置宜禾都尉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罷西域諸國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取富給爲匈奴蓋以僮僕視西域也今日逐王既降西域諸國咸服於漢故僮僕都尉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師古曰班布也捷兄薄胥堂爲日逐王爲薄胥堂立爲眷者單于張本從才用翻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矦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元貴靡楚主解憂長男也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復扶又翻下同重直龍翻畔絕匈奴詔下公卿議下遐稼翻下同大鴻臚蕭望之以爲烏孫絕域變故難保

不可許臚陵如翻上美烏孫新立大功謂本始二年破匈奴也又重絶故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匈奴婚親也乃以烏孫主解憂弟相夫爲公主盛爲資送而遣之使常惠送之至燉煌燉音屯未出塞聞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娶子泥靡爲昆彌號狂王本約見二十四卷本始二年岑娶漢書作岑陬常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少詩照翻下同燉徒門翻恵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爲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復扶又翻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繇古搖字通天子從之徵還少主考異曰烏孫傳請昏在元康二年望之傳云神爵二年望之未爲鴻臚蓋誤以神爵爲元康也

三年春三月丙辰高平憲侯魏相薨恩澤侯表高平侯食邑於淮陽柘縣謚法博聞多能曰憲夏四月戊辰丙吉爲丞相吉上寬大好禮讓好呼到翻不親小事時人以爲知大體秋七月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爲御史大夫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治直吏翻下同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俸扶用翻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如淳曰晉灼曰古曰漁者若言漁獵也晉說是也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如淳曰奉月六百韋昭曰若食一石則益五斗考異曰宣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韋昭曰若食一石則益五斗荀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五十斛蓋以十五難曉故改之然詔云以下恐難指五十斛也是

歲東郡太守韓延壽爲左馮翊始延壽爲潁川太守
潁川承趙廣漢搆會吏民之後搆會吏民事見二十四卷本始三年師古曰搆結也俗多怨讎延壽改更教以禮讓更工衡翻召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瀆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張晏曰下里地下蒿里僞物也師古曰偶謂土木爲之象真車馬之形也偶對也棄其物於市之道上也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好呼到翻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表孝弟有行爭讀曰諍行下孟翻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治直之翻春秋鄉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周禮地官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容二曰主皮四曰興舞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漢諸郡以八月都試講武事也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最也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師古曰趨讀曰趣趣鄉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爲長也長知兩翻又置正五更掌教化更工衡翻師古曰更讀曰悌下孝弟同不得舍姦人師古曰舍止也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不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師古曰箠杖也楚荊木也即今之荊子也箠止棰翻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施式豉翻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師古曰言豈我負之其人何以爲此

事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剌死剌七亦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揉于絹翻師古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剄古頂翻延壽涕泣遣吏醫治視治直之翻厚復其家復方目翻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令之必行禁之必止無違者也斷獄大減斷丁亂翻由是入爲馮翊延壽出行縣至高陵高陵縣屬左馮翊行下孟翻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重直用翻賢長吏謂縣令丞也續漢志縣有嗇夫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民以興善行賢曰三老孝弟力田二者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各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勸導鄉里助成風化也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傳知戀翻下傳相同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讓弟弟又讓兄故云相移復扶又翻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歙與翕同許及翻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馮翊統高陵櫟陽翟道池陽臨晉重泉郃陽祋祤武城沈陽褱德夏陽衙粟邑谷口蓮勺鄜頻陽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師古曰紿誑也音蕩亥翻奴單于又殺先賢撣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師古

曰恚恨也音於避翻其後左奧韃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爲奧韃王留庭留單于庭也奧韃貴人共立故奧韃王子爲王師古曰奧音郁韃音居言翻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六 同日校改五字增一字乙二字再校改四字增二字刪一字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七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内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 三省 音註

漢紀十九起昭陽大淵獻盡彊圉十年

中宗孝宣皇帝下

神爵四年春二月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

潁川太守黃霸在郡前後八年地節四年潁川太守讓入爲左馮翊以霸爲潁川太守至元康三年霸入守京兆尹數月還故官至是適九年年中間入尹京是在潁川前後八年

政事愈治治直吏翻下為治政治同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數角翻潁川尤多夏四月詔曰潁川太守霸宣明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鄉讀曰嚮弟上讀曰悌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師古曰畔田界也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行下孟翻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師古曰呼留若者王之號也勝之其人名考異曰匈奴傳捏衍朐鞮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馬蓋即謂此也冬十月鳳皇十一集杜陵河南太守嚴延年為治陰鷙酷

烈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師古曰詭違正理而殺也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傳知戀翻又直戀翻師古曰總集郡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鄧展曰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也伯長也延年素輕黃霸為人及比郡為守師古曰比接近也音頻二翻褒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行下孟翻還見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年老頗悖師古曰悖心惑也音布內翻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饋遺之甚厚中竹仲翻遺于季翻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樂音洛取告至長

安師古曰取告取休假也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下遐稼翻得其語言怨望誹謗政治數事十一月延年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風俗通引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先祖或曰新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也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高堂隆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祖以其終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辰臘師古曰建丑之月爲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到洛陽適見報囚師古曰奏報行決也原父曰檢尋前後直謂斷決囚爲報耳非奏得報也如今有司書囚罪長吏判準斷是所謂報也亭秦法十里一亭郡縣治所則置都亭母大驚使止都亭凡郡縣皆有都

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數所具翻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守式又翻治直之翻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師古曰顧反也乘因也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師古曰重音直用翻因爲母御歸府舍爲于僞翻下同母畢正臘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也正音之盈翻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已亦當死也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師古曰言素意不謂如此也行矣去汝東歸埽除墓地耳師古曰言

待其喪至也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師古曰稱其賢智也匈奴握衍朐鞮單于暴虐好殺伐好呼到翻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譖左地貴人左地貴人謂左谷蠡王以下至左大當户統兵者也數所角翻左地貴人皆怨會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狦爲呼韓邪單于狦先安翻又所姦翻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曰且音子余翻未戰握衍朐鞮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汝也此下亦同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汙我師古曰言於汝所居處自死汙烏故翻握衍朐鞮單于恚自殺恚於避翻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都隆奇本立握衍朐鞮單于故亡且于余翻呼韓邪降户江翻呼韓邪單于那音奴賀翻下同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閒者立爲左谷蠡王谷音鹿蠡盧奚翻下同使人告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姑瞀樓頭爲右谷蠡王少子都塗吾西爲左谷蠡王少子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爲左谷蠡王少子屠耆使二子守單于庭而身西留居單于庭屠耆單于庭

還也師古曰
音莫構翻

五鳳元年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時音止皇太子冠冠古玩翻考異曰按宣紀太子冠在此年而荀紀於元康三年疑二跳去位事已云皇太子冠至是又重複言之蓋誤也秋七月匈奴單于使先賢撣兄右奧鞬王與烏籍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撣音纏又音田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犂當户謀師古曰揭音上例翻唯音弋癸翻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爲單于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犂當户復扶又翻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爲車犂單于奧音郁鞬居言翻烏籍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屯代北邊老眜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犂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車犂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爲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去羌呂翻共并力尊輔車犂單于爲屯著老眜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敗西北走屯著老眜單于即騎西擊車犂單于車犂單于引兵西南留闕敦地師古曰闕音蹋敦音頓又音對漢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也師古曰士匄晉大夫范宣子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

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卒子恤翻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弟音悌仲馮曰漢與匈奴嘗約爲兄弟此弟直自爲弟耳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犇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冬十有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己爲馮翊而有能名出己之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法　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左馮翊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師古曰廩主藏穀犧主養牲皆所以供祭祀也校居孝翻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卒子恤翻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者得其試騎士日奢僭踰制師古曰試騎士每歲大試也余謂即都試也據延壽傳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駕四馬傳總建幢引車皆駕四馬建槊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嘯呼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罷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鞮鍪居馬上抱弩負箭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所謂奢僭踰制

者也嗷音叫 晓音宅鈞翻 又取官銅物候月食鑄刀劒效尚方事
據劉向傳上令典尚方鑄作事師古注曰尚方鑄巧作金銀之所若今尚署又漢制尚方主作御刀劒 及取官錢私假徭使吏 師古曰假謂顧賃也 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 治直之翻 延壽竟坐狡猾不道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 師古曰奏進也炙之夜翻 燔肉也 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 為于僞翻 計飲酒石餘使據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二年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 考異曰宣紀云三月行幸甘泉荀紀作正月按漢制常以正月郊祀蓋荀悅作紀之時本猶未誤也又楊惲傳曰行必不至河東矣蓋時亦幸河東

祠后土史脫之也 車騎將軍韓增薨五月將軍許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大將軍 丞相丙吉年老上重之蕭望之意常輕吉上由是不悅丞相司直奏望之遇丞相禮節倨慢 時鯀延壽為丞相司直師古曰鯀古曰使其吏為望之家有所買賣以其私錢增益之用潤望之也 益凡十萬三千 師古曰而吏以其贓音婆 又使吏買賣私所附請逮捕繫治秋八月壬午詔左遷望之為太子太傅以太子太傅黃霸為御史大夫 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 谷蠡音鹿黎 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

谷蠡王姑酋樓頭亡歸漢車黎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降户江翻下同冬十一月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遫累烏厲温敦皆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温敦爲義陽侯師古曰呼遫累其官號也遫古速字累音力追翻功臣侯表新城侯食邑於汝南之細陽義陽侯食邑於南陽之平氏考異曰宣紀呼遫累單于帥衆來降功臣表信成侯王定以匈奴烏桓嘗蔦單于子左大將軍率衆降侯義陽侯萬温敦以匈奴謣連累單于率衆降侯此即屈與敦也未嘗爲單于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二者誤也是時李陵子復立烏籍都尉爲單于復扶又翻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畜產單于從弟休旬王自立爲閏振單于在西邊從才用翻呼韓矣單于在東邊光祿勳平通侯楊惲功臣侯表平通侯食邑於汝南之博陽廉潔無私然伐其行能伐矜也行身所行也能才所堪也行下孟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好呼到翻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樂音洛人有上書告長樂罪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曰惲上書訟韓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易以豉翻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脛直貌也脛下頂翻我不能自保師古曰言我尚不能自保訟人何以得活寠數者也李奇曰眞人正人也如淳曰所以不容穴正坐衝寠數自妨故不得入穴也師古曰眞人所謂鼠不容穴衝

窶數戴盆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窶音其羽翻數音山羽翻

又語長樂曰語牛倨翻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憂矣君所言張晏曰憂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耳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也張晏謂漢史爲春秋失之矣事下廷尉下遐稼翻廷尉定國奏慪怨望爲訞惡言于定國也訞與妖同大逆不道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慪長樂爲庶人考異曰宣紀十二月楊慪坐前過怨望大逆不道要斬荀紀爲光祿勳有罪免爲庶人不悔會宗書曰臣之得罪已三年矣又因日食之變駟馬猥佐成上書告慪罪下獄死又楊譚稱杜延年爲御史大夫按百官表慪以神爵元年爲光祿勳五年免僕五年免杜延年以五鳳三年六月辛酉爲御史大夫又按蕭望之傳使光祿勳慪策免望之其事在今年八月慪猶爲光祿勳至四年四月乃有日餘之變蓋慪以今年十二月免爲庶人至四年乃死宣紀誤也

三年春正月癸卯博陽定矣丙吉薨　班固贊曰古之制名必由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易大傳有是言故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師古曰謂虞書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也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埶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師古曰名位在衆人之上也余謂此言其相業冠羣后耳冠古玩翻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黜降也陟陞也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稱尺證翻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廖哉師古曰言君明臣賢所以致治非徒然

月壬辰黃霸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治直之翻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鶡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此鶡音芬字本作鴻此通用耳鴻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武賁所著也武賁鶡者色黑出上黨以其鬬死不止故用其羽飾武臣首云今時俗所謂鶡雞者也音曷非此鴻也雀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爲于僞翻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毀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爲毀不必宮中也余據鄭玄周禮注漢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毀後漢之司徒府則前漢丞相府則也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曰雖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史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師古曰圖謀也曰臣問上計長史守丞以興化條師古曰凡言條者而疏舉之若木條然也皇天報下神爵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知與智同微信奇怪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恐羣臣莫敢白其事也而長史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師古曰舍廢也讀曰捨務相增加澆淳散樸師古曰不雜爲淳以水澆之則味漓薄樸大質也割之散也並行僞貌有名亡實亡古無字通傾搖解

怠師古曰解讀曰懈甚者爲妖妖於驕翻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眞淫之行亡古無字通行下孟翻而以僞先天下先悉薦翻固未可也即諸矦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師古曰軼過也音逸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復扶又翻宜令貴臣明飭長史守丞師古曰飭讀與敕同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濛令爲檢式師古曰檢局也音居儉翻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師古曰奸求也音干以正明好惡好呼到翻惡烏路翻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

又樂陵矦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樂陵縣屬蜀平原郡師古曰樂音來各翻史高者帝祖母史良娣兄恭之長子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尚書屬少府成帝建始四年增置爲五official自文帝罷太尉尋罷後不復除授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師古曰言欲耗將相自在朕也侍中樂陵矦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師古曰言具知其材質君何越職而舉之丞相職總百官進賢退不肖霸薦史高以爲所薦非其人可也以爲越職則非也蓋自武帝以來丞相之失其職也既使尚書召問霸故使尚書令受其對也尚書令中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帝久矣尚書令受丞相對後漢志尚書令承秦所置武帝

書令沈約以爲兩官注已見前是後不敢復有所請復扶又翻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治直之翻三月上幸河東祠后土減天下口錢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赦天下殊死以下六月辛酉以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考異曰荀紀作辛巳百官表作辛酉按長厤此月丙午朔無辛巳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處昌呂翻廣陵厲王胥助翻使巫李女須祝詛上求爲天子師古曰女須者巫之名也祝職救翻詛莊助翻事覺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自

殺單于稱臣遣弟右谷蠡王入侍考異曰按匈奴傳呼韓邪稱臣即遣銖婁渠堂入侍事在明年時匈奴有三單于不知此單于爲誰也余按通鑑據班紀而書此事又參考匈奴傳以明其異以邊塞亡寇亡古無字通減戍卒什二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時穀石五錢所謂穀賤傷農者也數所角翻少詩沼翻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令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壽昌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穀貴時減價糶糴徒歷翻糶他弔翻常平倉始此民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夏四

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楊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師古曰闔閉也爲于僞翻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治直之翻惲宰相楊敞之子也有材能少顯朝廷少詩照翻一朝以晻昧語言見廢晻與暗同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下孟翻已虧矣常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復扶又翻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師古曰君至尊父至親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原父曰惲但云送終三年本不及放逐三月也余謂惲之此言實因廢棄而有怨望之意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作苦謂耕作勞苦也史記秦作伏祠攻蜡曰臘釋名曰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金畏火故三伏皆庚日歷忌曰四時代謝皆以相生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庚日必伏毛晃曰夏有三伏冬有臘故稱歲時伏臘烹羊煮羔師古曰煮音勞斗酒自勞音豉羔肉也即今所謂爓也余按羊子曰羔未離乳者也其肉嫩美烹音步交翻臣之得來到　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師古曰缶即今之盆類也李斯上秦王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是爲其治田曰田音堂練翻詩云無田甫田張晏曰山家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貞實之物當在困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開中舊有此曲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

諂諛也師古曰莫豆翻須待也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師古曰自謂爲可也又惲兄子安平矣譚惲兄忠襲父敞爵安平矣忠卒譚嗣謂惲曰矣罪薄又有功謂惲有發霍氏謀反之功也且復用復扶又翻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爲于僞翻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事見上卷神爵二年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蓋司隸韓馮翊事見上元年蓋古盍翻會有日食之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如淳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佐主猥馬吏也有史有佐名成也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帝見而惡之下遐稼翻予讀曰與惡烏路翻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要與腰同妻子徙酒泉郡譚坐免爲庶人諸在位與惲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臣光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爲丞相于定國爲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懿於贍翻滿也其爲善政之累大矣累力瑞翻周官司寇之濛有議賢議能周官小司寇之法附刑罰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鄭夕注曰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鄭衆曰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治直之翻寬饒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揚子以韓馮翊之憩蕭爲臣之自失揚子或問臣之自失曰韓馮翊之憩蕭趙京兆之犯魏

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匈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兵敗走郅支都單于庭郅支忘呼韓邪樹立之恩以兄弟而尋干戈爲漢所誅宜矣

甘露元年以甘露降紀元詭文露潤澤也五經通義曰露者陰之液也蔡邕月令曰露者陰陽和氣津凝爲露也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楊惲之誅也公卿奏京兆尹張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處昌呂翻上惜敞材獨寢其奏不下師古曰天子惜敞故留所奏事不出下遐稼翻敞使掾絜舜有所案驗李奇曰絜音挈師古曰絜姓也音女居翻又音人餘翻舜其名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舜以敞被奏當免在位不久也安能復案事復扶又翻敞

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晝夜驗治竟致其死事罪不至死而以事致之所謂文致也治直之翻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主簿剋閤下主文簿因以名官師古曰言汝不欲望延汝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寬獄使者出行下孟翻舜家載尸并編敞教師古曰編聯也聯之於章前也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便師古曰從輕法以免也即先下敞前坐楊惲奏免爲庶人下遐稼翻敞詣闕上印綬上時掌翻便從闕下亡命此即令之得自便也師古曰亡命不還其本縣邑也數月京師吏民解弛師古曰弛放也解讀曰懈或如字枹鼓數起盜賊多也枹音膚數所角翻下同而冀州部中有大

賊天子思敞功効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師古曰就其所居處而召之敞身被重劾師古曰謂前有賊殺不救及使者至坐棄市師古曰棄之事劾户槩翻下同妻子家室皆泣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

今使人昉於名實師古曰昉亂也音胡甥翻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臣光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庭直也不庭不直也一說以諸侯不朝爲不庭治直之翻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深淺功業有鉅細政令有廣狹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爲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復扶又翻夫儒有君子有小人論語孔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

儒毋爲小人儒謝顯道爲之說曰志於義則大是以謂之君子志於利則小是以謂之小人彼俗之乎稷契皐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契息列翻治直吏翻下同獨不可求眞儒而用之乎陶音遙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邪孝宣謂太子儒而不立閭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哉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濛將來者也淮陽憲王好濛律淮陽王欽上次子也好呼到翻聰達有材王母張倢伃尤幸倢伃音接予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憲王數嗟歎憲王眞我子也常有意欲立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疏讀曰踈數所角翻余君亮

少詩照翻依倚許氏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平元年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事見二十四卷始三年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玄成爲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事見二十五卷元康四年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匈奴呼韓邪單于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師古曰訾音子移翻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師古曰以服役於人爲下以馬上戰鬬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師古曰言人皆有此事耳余謂壯士健鬬則戰死乃本分必有之事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郅支也呼韓邪也 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師古曰爲

諸國之長帥也長知兩翻下同漢雖彊猶不能兼并匈奴柰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曰言忝辱之更令卑下也余謂此言亡先單于與漢爭爲長雄而今單于臣事之是卑辱先單于於地下也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復扶又翻左伊秩訾曰不然彊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且鞮侯單于呼韓邪之曾祖也復報也且子余翻 雖屈彊於此師古曰屈其勿翻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乃曰呼韓邪從其計從左伊秩訾之計也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師古曰銖音殊婁音力于翻郅支單

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　二月丁巳樂成
敬矦許延壽薨恩澤矦表樂成矦食邑於南陽之平氏　夏四月黃龍見新豐見賢遍翻　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上素服五日　烏孫狂王復尚楚主解憂復扶又翻生一男
騭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侯任昌至烏孫侯備也為和意之副任音壬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易以豉翻遂謀置酒使士抜劒擊之劒旁下師古曰不正下也　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師古曰瘦音搜赤谷城烏孫國都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帛治直之翻因收和意昌係瑣係瑣云鎖索也從尉犂檻車至長安斬之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矦俱去居北山中其山在烏孫之北也翎與翕同音許及翻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是歲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通渠積穀欲以討之時立表穿渠於卑鞮矦井以西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敦徒門翻初楚主侍者馮嫽師古曰嫽音了嫽者慧也故以為名能史書史吏也言吏書也習事內習漢事外習西域諸國事也嘗持漢節為公主使使疏吏翻烏孫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烏孫

國官相大祿之下有左右大將二人蓋貴人也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說輸芮翻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以自廣廣呂翻帝徵馮夫人自問狀即此事與數詔問趙充國事參而觀之通鑑所紀一千三百餘年閒明審之君一人而已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應劭曰錦車以錦衣車也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元貴靡肥王翁歸靡嫡長男楚主解憂所生也事始上卷神爵二年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翎侯人眾漢復遣長羅侯將三校屯赤谷因為分別人民地界復扶又翻校户教翻別彼列翻大旦

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眾心皆附小昆彌為漢以兩昆彌憂勞張本

二年春正月立皇子顓為定陶王考異曰諸侯王表十月乙亥立今據宣紀二十五師古曰一筭減錢三十也漢律人出一筭筭百錢百官表護軍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

詔赦天下減民筭三十

珠厓郡反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祿將兵擊之

杜延年以老病免五月

為東平王　冬十二月上行幸萯陽宮屬玉觀應劭曰萯陽宮在鄠秦文王所起伏儼曰在扶風李斐曰萯音倍師古曰應說李音是也服虔曰屬玉觀以玉飾因名焉在扶風李奇曰屬玉音鸑鷟其上有此鳥因以為名晉灼曰屬玉水鳥似鵁鶄以名觀也師古曰晉

己丑廷尉于定國為御史大夫　秋七月立皇子宇

說是也屬音之欲翻觀工玩翻是歲營平壯武矣趙充國薨恩澤表列之恩澤矣食邑於濟南夫以營平侯食邑於濟南夫以趙充國之賢之功而班史病本以破匈奴功封而班史亦列於恩澤矣以其由衛思后戚屬得進也班史書法猶有古史官典刑後之爲史者不復知此矣先是充國以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弟先悉薦翻弟與第同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師古曰與讀曰豫問籌策焉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曰款叩也按班志漢五原郡即秦九原郡治稒陽別有五原縣故城在今勝州榆林縣界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欲於甘露三年正月行朝禮朝直遥翻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匈奴單于朝賀其禮儀宜如

諸侯王位次在下此議猶依傍成周盛時諸侯之制先後皆去聲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言班厤所不及也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望之此議取春秋傳王者不治夷狄之意馬絡曰羈牛鞚曰縻言其在荒服待之若馬牛然不絕而已師古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爲德無所不通也亨火庚翻書曰戎狄荒服師古曰逆書也余謂此語或者伏生之書有之今國語猶載此言言其來服荒忽亡常亡古字通無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朝朝見也享供時享也享獻也古者諸侯見於天子必以所貢助祭於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卒讀曰猝師古曰卒終也不爲畔臣師古曰卒終也謂本以客禮待

之若後不來非叛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謂朝明年正月朝也朕之不德不能引覆覆敷救翻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荀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故天王有入無出大夫出不言奔欲一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勢然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商頌殷武之詩也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國語祭公謀父曰蠻夷要服戎狄荒服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於是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要一遙翻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待以不

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　詔遣車騎都尉韓昌迎單于發所過七郡二千騎爲陳道上應劭曰所過之郡每爲發兵陳列於道以爲寵衛也七郡有郡字師古曰謂過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馮翊而後至長安也按漢書郡下又爲于僞翻

三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白虎通衣者隱也裳者障也所以隱形自障蔽也璽斯氏翻綬音受師古曰盭古戾字戾草名也以戾染綬亦制也玉具劒佩刀弓一張矢四發孟康曰玉具劒標首鐔衛盡用玉爲之也師古曰鐔劒口旁橫出者也衛劒鼻也鐔音淫衛字本作𥫱其音同耳服虔曰

發十二矢也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爲一發也師古曰發猶今言箭一放兩放也今則以一矢爲一放也

叅戟十師古曰叅有衣之戟也叅音啓具師古曰勒馬轡也

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師古曰一稱爲一襲猶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

錦繡綺穀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也如淳曰長平阪名也在池陽南上原之阪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師古曰涇水之南原即今所謂睢城阪也

上自甘泉宿池陽宮池陽縣屬左馮翊有離宮在焉賢曰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

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師古曰不令拜也其左右當戶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陳如字又塗也列

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師古曰觀示也觀古玩翻

二月遣單于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幕南光祿塞下師古曰徐自爲所築者也余按武帝遣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築亭障列城後人因謂之光祿塞

有急保漢受降城恐郅支來攻故請有急入城自保

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功臣表高昌侯食邑於千乘樂音洛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師古曰雞鹿塞在方渾渾縣之西北

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

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先悉薦翻及呼韓邪朝漢後

咸尊漢矣上以戎狄賓服思肱股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麒麟閣在未央宮中張晏曰武帝獲麒麟特作此閣圖畫其像於閣遂以爲名師古曰漢宮閣疏云蕭何造畫古畫字通凜其容貌署其官爵姓名師古曰署表也題也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矣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圖畫功臣自此始觀麟閣股肱之次魏丙列於霍張韓趙之下則知漢之承相在中朝諸將軍之後矣梁丘姓也左傳齊有梁丘據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並爲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邵

鳳皇集新蔡新蔡縣屬汝南郡春秋蔡平矣自蔡徙此因名 三月己巳建成安矣黃霸薨恩澤表恩澤侯表建成矣食邑於沛 五月甲午于定國爲丞相封西平矣西平矣食邑於臨淮 太僕沛郡陳萬年爲御史大夫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矣尚書穀梁春秋博士梁丘賀大夏矣勝小夏矣建穀梁赤 烏孫大昆彌元貴靡恩澤表烏孫大昆彌元貴靡及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土思者懷故鄉也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冬至京師待之一如公主之制楚王宗室女嫁烏孫今待之如公主之制儀比皇女後二歲卒元貴靡子星靡代爲大昆彌弱師古曰言其尚幼小焉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

星驂漢遣之使疏吏翻都護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賜以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初烏孫王昆莫中子騎後遂以爲官名又其國官有大祿彊善將撓萬餘人漢列矦金印紫綬今特賜之漢許之其後段會宗爲都護乃招還亡叛安定之星驂死子雌栗驂代立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石爵比左庶長師古曰更音工衡翻祝職救翻詛莊助翻死非天命乃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漢嬪御之秩良人視八百悲恚發病恚於避翻忽忽不樂洛樂音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元城縣屬魏郡應劭曰魏武矦公子元食邑於此因而遂氏焉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

之孫女也王賀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天漢二年見於丙毅毅蓋以甲乙丙丁爲次因名見賢遍翻壹幸有身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宮甲地主用乳生也畫堂畫九子母如淳曰畫堂名甲觀觀名三輔黃圖云太子宮有甲觀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見於丙毅此其例也而應氏以爲在宮之甲地謬矣畫堂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畫室中是則宮毅中通有彩畫之飾爲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大孫常置左右適讀曰嫡嫡正出也曰世適者謂正統繼世之重也政君之入太子宮亦姬侍耳以子貴遂爲正妃驁五到翻大讀曰太爲王氏竊漢張本

四年夏廣川王海陽坐禽獸行賊殺不辜廢徙房陵地節四年立廣川王文海陽之子也內亂爲禽獸行行下孟翻考異曰諸矦表作汝陽宣紀景十三王傳作海陽今從之冬十月未央宮宣室閣火是歲徙定

陶王頭爲楚王　匈奴呼韓邪郅支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焉

黃龍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始郅支單于以爲呼韓邪兵弱降漢不能復自還（復扶又翻）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餘兵（兩兄閏振也）得數千人自立爲伊利目單于（目漢書作自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郅支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度徒洛翻）乃益西近烏孫（近其靳翻）欲并力遣使見

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殺其使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覺其謀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即擊故云逢擊）因北擊烏揭堅昆丁令并三國（揭音丘例翻）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數所角翻）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至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營室）

（日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又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孛蒲內翻）紫微（紫宮）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屬之欲翻）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屬讀如本字外戚也）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漢尚

書職典樞機凡諸曹文書衆事皆由之自是之後冬
凡受遺輔政皆領尚書事至東都曰録尚書事
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十八即位
即位二十五年壽四十
三 班固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師古曰有功必
賞有罪必罰治
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濬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
直吏翻
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閒鮮能及之師古曰械者器
有盛爲械無盛爲器鮮少也言少
之揔名也一曰
有能及之者技渠綺翻鮮息淺翻亦足以知吏稱其
職民安其業也稱尺證翻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李奇
曰推亡者若紂爲無道天下苦之有滅亡之形周武遂推
而弊之固存譬如鄰國以道涖民上下一心勢必能
存因就而堅固之今匈奴內自紛爭宣帝能朝呼韓
邪而固存之走郅支使遠遁是謂推亡也師古曰尚
書仲虺之誥曰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言有亡道者則
推而滅之有存道者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
盛故此贊引之推吐雷翻信威北夷師古曰信讀曰申古字通用
一說恩信及威並著北夷余
謂前音是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
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師古曰侔等也殷之
宗及周之宣王也高
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后曰皇太后
癸巳
后宮曰皇太后太皇太后蘇林曰上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七 同日校畢 改五字 增二十字 刪二字
再校改五字 增十二字 刪二字 乙四字